

美国无家可归者产生的原因探析

R·泰斯勒

在美国,无家可归现象和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迫使人们看重金钱、唯利是图,在这种压力下人们的精神变得很脆弱。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建造和出租低收入者住房变得无利可图,那么可供租用的这种住房就会减少。与之类似,如果科技的发展使雇用非熟练工人变得无利可图,那么,这些工人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或者工资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失业率也就会上升。

政府试图通过社会救济、提供公用住宅、公费医疗和提供就业培训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这说明政府正在努力减轻残酷的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在政府提供工作机会、建造低收入者公寓、给残疾人提供经济援助时,他们是出于对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考虑而不是为了积聚资本(也有人说他们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

人们渐渐地对哪些个人因素经常导致无家可归形成了共识,这些个人因素常常与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人们心理所形成的压力相联系。许多研究表明下列人群沦落为无家可归者的可能性比较大:男性,少数民族,45岁以下,无职业者,精神障碍者及童年时家庭不稳固者。这些人群,在资本主义激烈的竞争中往往在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了他们心理上的脆弱。

我们对结构压力和个人因素在形成无家可归过程中的影响有较多的了解,却对无家可归者本人对他们自己无家可归原因的描述知之甚少。很难期望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自己对使他们无家可归的结构压力和个人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但是他们对现实生活中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原因的描述却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无家可归者本人的描述很值得我们去分析,因为这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自己对目前无家可归生活的解释和分析。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把无家可归和精神障碍联系起来的一个途径,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在无家可归者头脑中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无家可归者自己告诉我们的原因也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无家可归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假设了很多种无家可归形成的途径。其中之一就是和突然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有关的无家可归。这种无家可归经常和精神障碍及身体受到伤害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精神障碍还是身体受到伤害,都会对他们的就业能力构成威胁。而独立生活能力是一个人成年的标志,如果失去这种能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必须依赖别人的照顾。

我们假设的另外一种无家可归形成的途径为:由经济原因导致人际关系破裂,再由人际关系破裂而最终导致无家可归。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可能和独立生活能力的下降并存或相互作用。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他们和亲戚、配偶及其他重要人员之间的矛盾,比如他们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及其他一些问题上会产生不同意见等。而经济能力的下降,不管由于人为原因还是由于疾病及其他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对于那些别无生活出路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尽管众所周知,由孤儿长大成人或童年时有受虐待的经历对以后的无家可归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无

作者简介 R·泰斯勒,美国麻省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导。1999年8月至12月,应邀来安徽农业大学访问讲学。本文根据泰斯勒教授在安农的学术报告稿翻译、整理而成。已经本人授权在本刊发表。

家可归者本人却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更多的把他们的无家可归归之为生活环境中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对他们的无家可归造成影响的经济原因包括失业、收入降低和由于付不起房租而被赶出门去。可能对他们的无家可归造成影响的社会原因有：和自己亲近的人发生矛盾或与供养自己的人的关系破裂。可能对他们的无家可归造成影响的心理原因有精神障碍、酗酒和吸毒。我们对无家可归的形成原因已经作了定性分析，但定量分析都作得很不够。

在很大程度上，男性无家可归者和女性无家可归者有着共同的经历。他们都经受着贫穷、失业和居无定所的痛苦。除了这些共同的经历外，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者对无家可归男性中的精神障碍、酗酒和吸毒问题做了调查。通过研究我们认为男性因为精神障碍、酗酒和吸毒而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可能性比女性要大。通过对比，我们认为女性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而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可能性比男性要大。我们设想的依据是女性，尤其是有孩子的女性，出去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小，因而对配偶的依赖性较强。

我们同时还要研究一下我们认为可能导致无家可归的个人因素，如年龄、种族和所受的教育等，以及无家可归者本人认识到的形成他们无家可归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的退伍老兵（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的情况，是我们对退伍老兵无家可归的原因进行持续性研究的成果。

研究方法

ACCESS 项目

ACCESS 项目开始于 1993 年 9 月，一共有 9 个州 15 个城市的 18 个地点参加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将近 1 千 7 百万美元的资金。ACCESS 是一个用来支持社区对无家可归者进行照顾并有效地为他们服务的五年项目，这个项目同时也检测那些对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无家可归者负有责任的办事机构之间是否能有效的进行合作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的。每个地方每年得到的经费大致相同。这些钱每年用于给 100 个新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确定的诊断和有效的管理。而这 100 个人必须是有着严重的精神障碍，并且当时没有接受社区的精神健康治疗的人。

我们现在分析的数据来自于 ACCESS 项目四年的调查结果。我们的目的是检测形成无家可归者的各种原因在形成中发生作用的频率的高低，从而把这些原因归为不同的种类，并且来检测这些原因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相关性。

样本

同意参加这个项目的所有的无家可归者都必须接受一次访谈。来和他交谈的人都是没有参加过社区为这些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活动的人。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这些访谈。自 1994 年来，由于这 18 个地方每年招收的新兵都在 100 个左右，因此可供我们分析的此类案例也急剧增多。到 1998 年底，也就是到我们上个阶段的调查即将结束要来分析调查结果时，我们一共已经进行了 7224 次结构性访谈，其中包括对 4497 例男性无家可归者的访谈和对 2727 例女性无家可归者的访谈。

访谈方法

为了了解到他们对自己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的描述，我们一开始就给被调查者提供了 11 个可能导致无家可归的原因，来询问他们每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是否适用。这些原因为：失业，失去收入来源，消费增加，被赶出家门，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住房，不再为社会福利机构所容纳，自然灾害，与别人发生冲突，精神障碍，本来帮助自己的人不再或不愿帮助自己，酗酒或吸毒。接着再问他上述原因中哪个是造成他无家可归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对有些原因回答“是”的人很少，难以归纳，所以我们主要是对他们提到的主要原因进行归纳分析。

在分析这些数据时我们也运用了一些常用的社会人口统计方法。为了了解访谈对象是否同时为退伍老兵，我们逐个询问过他们是否有为美国军队服务的历史。大约有 28% 的男性和 45% 的女性是退伍老

兵。男性退伍老兵占的比例达到 80 年代社区统计的最低点，而女性退伍老兵的比例比以前仅有的一次调查中女退伍老兵无家可归者占 3.5% 要略高一些。

对年龄和种族的调查我们采用的是美国 1990 年人口调查中采用的标准问题和备选答案。从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龄我们是用不同的代码来表示的，我们把 45 岁或以上、以下的人区别开来。对民族问题的分析也是这样，我们提供的有少数民族的选项（如黑人，西班牙裔）。我们还用了一些方法从侧面来分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包括他们的受教育状况（计算受 12 年以下教育的人的比例）和婚姻状况（未婚者的比例）。

为了检测无家可归是否与性别有关，我们还把男性和女性无家可归的原因做了对比。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导致无家可归的原因大致归为以下两种主要类型：1. 与酗酒、吸毒及精神障碍有关的原因；2. 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原因。每一类与上面给出的原因相对照。

调查结果和讨论

在我们所有的样本中 62.25% 为男性，19% 为退伍老兵，23.9% 为 45 岁及 45 岁以上者，36.96% 为受教育少于 12 年者，46.91% 为黑人，5.2% 为西班牙裔。男性退伍老兵明显比女性退伍老兵占的比例高（男性为 27.9%，女性为 4.34%），男性未婚比例也明显高于女性（男性中未婚人数占 64.97%，女性中只占 49.44%），男性中黑人比例比女性低（男性为 45.5%，女性为 49.17%），西班牙裔所占的比例男性也比女性高（男性为 6.07%，女性为 4%），45 岁及 45 岁以上人在男性和女性中所占比例并无明显区别，受 12 年以下教育者在男性和女性中所占比例也区别不大。在以前对于男性和女性无家可归者的研究中，就社会人口统计特征而言，两种样本也是相似的。

下面的表一显示了无家可归者自己所提供的无家可归的原因的分布，第一个是就总样本而言，第二个是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分开后的结果。

表一 男性和女性无家可归者所提供的理由

所给的主要原因	在总数中的比例（总数 7224）	在男性中的比例（男性 4497 人）	在女性中的比例（女性 2727 人）	方差
失业	9.2	10.38	7.04	
失去收入	4.87	4.54	5.43	.001
消费增多	2.80	2.60	3.12	
被赶出家门	4.36	3.29	6.12	.001
因各种原因失去住房	1.23	1.18	1.32	
不再为福利机构所容纳	3.78	4.38	2.79	NS
自然灾害	1.34	1.25	1.50	
人际冲突	17.30	14.48	21.97	.01
精神障碍	20.13	23.84	14.01	
以前提供帮助者不愿或不再提供帮助	12.53	10.85	15.29	.01
酗酒或吸毒	12.86	13.61	11.62	
其他	9.68	9.60	9.79	NS

在上述原因中，精神障碍占的比例最大（20.13%），其次是人际冲突（17.30%），再次，酗酒和

吸毒 (12.86%), 提供帮助者不能或不愿继续提供帮助和失业也占一定比重, 分别为 12.53% 和 9.12%。男性更倾向于把下列原因作为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 失业、不再为社会福利机构所容纳、精神障碍、酗酒和吸毒。女性常把以下原因作为自己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 被赶出住所、人际冲突、帮助者不愿或不再提供帮助。相对来说, 精神障碍被作为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的比例比较高。其实这并不奇怪, 因为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被访谈者当时必须是有精神障碍者, 才符合我们 ACCESS 项目调查的要求。

通过归纳, 得出以下的结论: ADM=精神障碍和酗酒或吸毒, 由此为主要原因而产生的无家可归占 33%, 人际关系=人际冲突及帮助者不愿或不再继续提供帮助, 以此为主导而产生的无家可归占 30%, 以其他原因为主导而产生的无家可归占 37%。表二就显示了这三种原因与样本中社会统计特征的关系。

表二 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与无家可归产生原因之间的关系

社会人口统计特征	认为 ADM 是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的人口比例 (总数 = 2383)	认为人际关系是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的人口比例 (总数 = 2155)	认为其他原因是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的人口比例 (总数 = 2686)	方差
男性	37.45	25.33	37.22	.001
女性	25.63	37.26	37.11	NS
退伍老兵	39.78	23.94	36.28	NS
非退伍老兵	31.40	31.22	37.38	.001
45 岁及 45 岁以上人员	28.11	25.74	46.15	NS
45 岁以下者	35.42	31.12	34.36	.001
未婚者	32.93	28.97	38.10	NS
有婚史者	32.77	31.34	35.89	.001
受教育不足 12 年者	33.71	31.64	34.65	.NS
受 12 年以上教育者	32.57	28.78	38.66	.001
黑人	33.05	31.63	35.32	.001
非黑色人种	32.93	28.24	38.22	.001
西班牙裔	33.93	28.27	38.12	.015
非西班牙裔	32.96	29.92	37.12	NS
西班牙裔	33.51	28.27	38.22	.015
非西班牙裔	32.96	29.92	37.12	NS

和我们预计的一样, 男人由酗酒、吸毒和精神障碍而导致无家可归的比女性要多, 而女性由人际关系原因导致无家可归的比男性可能性大。与之类似, 退伍老兵比非退伍老兵更容易引起无家可归, 而非退伍老兵比退伍老兵中由人际关系引起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更大。45 岁以下的年轻的无家可归者, 比 45 岁及 45 岁以上人中由 ADM 和人际关系共同导致无家可归的人更多。年纪较大人群中由其他原因导致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更大。受 12 年以上教育的人说自己由其他原因导致无家可归的也比受 12 年以下教育的人多。黑人中比其他种族的人中有更多的人说自己无家可归是由人际关系而引起。无婚史的人和有婚史的人及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在阐述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时无明显区别。

因为我们对样本中的退伍老兵无家可归者非常感兴趣, 我们对那些不同性别的在美国军队中服务过

的人的样本作了更细致的分析。在他们自己提出的无家可归原因中，最突出的共同原因为被赶出家门。我们前面提过，女性比男性更经常把被赶出家门作为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男女退伍老兵无家可归原因的这种联系揭示了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把人际关系作为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10.17%的女性和2.56%的男性认为被赶出家门是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这比非退伍老兵的比例更高（非退伍老兵中女性的比例为5.91%，男性为3.55%）。

结论

男性和女性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很不相同。当女性无家可归时，常常是由她们在美国社会中的不利地位所导致，在总人口中，女性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这和她们受教育较少，就业机会较少，收入较低有关。因此很多女性发现她们为了自己及孩子的生存必须依赖别人。当这种依赖关系出现问题时，她们的家庭就会陷入危难之中。

与总人口中男女地位的巨大差异相反，我们当前研究中的无家可归的女性并不比无家可归的男性社会地位更低下。在我们的样本中，女性占了大约三分之一，这些女性明显比样本中的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男性和女性在总收入方面也没有明显差别，但存在男性靠工作赚来的钱比女性多的倾向。然而，无家可归的女性的有利的社会地位仅仅是相对于无家可归的男性而言，而不是说她们真的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无家可归的男性通常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相对于这些男性来说，女性无家可归者社会地位较高。

在社会上，很少见男人依赖他人来生活。与女性相比，男性社会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性。然而，在独立生存的压力下，人们对男性的期望值较高，男性必须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为取得胜利而努力奋斗，因此他们很难承受失败的打击。我们不知道是酗酒、吸毒、精神障碍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还是他们的失败致使他们酗酒、吸毒和出现精神障碍。但ADM和无家可归对于男性来说常常是结伴而行的。我们近期的研究表明，无家可归的男性自己通常认为是ADM导致他们不能自立。

我们的研究是把重点放在无家可归者所提到的主要原因上，但大多数无家可归者提到的原因都不止一种。正象社会科学家认为无家可归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样，无家可归者自己也这样认为。对无家可归者作的调查必须要特别重视无家可归者自己所提出的原因，要把它作为得出结论时要综合考虑的因素之一。

我们最近调查到的无家可归者自己阐述的造成他们无家可归的原因很值得我们当前研究无家可归问题的人来研究。无家可归者自己提出的原因和我们提出的易导致无家可归的个人因素有一定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对此进行研究并不多余。并且，即使无家可归者归纳的原因和我们已知的易导致无家可归的因素相一致，如ADM，但是无家可归者本人也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无家可归者本人提出的原因因为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其他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不同的人，如年龄、婚姻状况、种族、是否为退伍老兵等特征上有差异的人，他们自己提出的原因也不相同。

我们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认为ADM是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比例相对较高是因为样本是经过挑选出来的，还是说明了大约五个无家可归者中有一人，或者说四个男性无家可归者有一个认为ADM是造成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因而这个结论是有代表意义的。我们也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再证实和解释我们调查结果中退伍女兵比其他没有为美国军队服务经历的女性更经常把被赶出家门作为导致她们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的现象，这是不是和她们退伍后工资减少，购买力下降有关呢？

约瑟夫说过，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自我摧毁。他指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常常会改变甚至葬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个人必须努力去适应市场的变化，否则就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更新的牺牲品。

因此，资本主义面临着极大的矛盾。尽管整个国家的经济在继续向前发展，但那些不能或不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人以及那些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成功而生存的人的生活，正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此，可以说，无家可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姜红译 责任编辑 黄邦汉